

「你們可以對我濫施酷刑，但是你們燒不了我對抗日的決心。」

——東北抗聯女英雄趙一曼

抗日戰爭期間，浙江是遭受日軍細菌戰危害最為嚴重的地區。日軍投放的細菌種類多，包括鼠疫、炭疽、霍亂等。據不完全統計，細菌戰造成浙江死亡人數約6萬人，30多萬人受感染。紹興朱家漚的一場霍亂使得村裡近70戶人家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染病去世。81歲的張順昌是親歷者，家中僅剩他一人記得當年哥哥張順德是怎麼染病而死的。在上海的一個半舊小區，三

室一廳如今只有張順昌一人居住。張順昌回憶起那場瘟疫直言，「天天聽到有人哭，恐怖得不得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施倩 浙江報道



張順昌是當年那場瘟疫的親歷者。本報浙江傳真



浙江義烏市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紀念碑上刻滿了受害者的姓名。本報浙江傳真

朱家漚是紹興市的一個小村，水系密布，前往最近的東關鎮有5公里遠，還要乘船。張順昌說，在兵荒馬亂的時代，與世隔絕的朱家漚十分平靜。「日本人不會跑到窮鄉下，汪精衛的偽軍也只是偶爾過來敲詐勒索。」但是平靜的生活因為一場瘟疫而打破。1941年夏天，當時張順昌僅有7歲。有一天，村裡有人去嵒度縣走親戚，回來後就生病了，上吐下瀉。幾天內，隔壁的人也出現相同的症狀，瘟疫迅速蔓延開。張順昌說，村裡人管這個病叫「癩螺痧」，因為吐瀉導致脫水，手指的螺紋都下陷了。當時的東關鎮只有中醫，好多病人被送到鎮上求醫，但是中藥還沒喝上就死了，有些病人甚至還沒有送到鎮上就死了。「等到村裡已經死了十幾個人，然後就到我來了。」說到這裡時，張順昌語氣略顯低沉，那天晚上八九點，哥哥就發病了，剛開始是拉肚子，「那時候一聽說大便就緊張，怕得那個病，哥哥開始說自己不是拉稀，好像是安撫媽媽，也像是安撫自己。」但是沒幾分鐘就開始上吐下瀉，症狀和瘟疫一樣。

病發24小時內殞命

得這個瘟疫的人，10個中9個會死亡，而且從發病到死亡不到24小時。張順昌回想起哥哥染病的情形，用「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來形容。因為瘟疫，村民人心惶惶，沒有人敢來幫忙。父親遠在上海賺錢養家，母親只能安撫自己，第二天盡快找人帶哥哥去鎮上看醫生，但是張順昌覺得，母親當時心裡很寒，但就算知道去醫院沒什麼用，還是希望試試。但奇跡沒有發生在張順昌家。第二天快到天亮時，張順昌的母親找了村裡的一個老人送她和哥哥去鎮上看病。張順昌回憶道，中午的時候，母親自己一個人回來。「我問她哥哥呢？母親說，船到半路他就斷氣了。就24小時不到，一個活生生的人就沒有了。」按照當地的風俗，找了幾塊板釘成棺材，裝了張順德的屍體運到村裡的山上就丟掉了。因為害怕家裡再次出現病人，母親在張順德去世後的第3天，就把張順昌和姐姐送到了外婆家，一直躲到秋涼，村裡沒有再出現新的病人，才敢把姐弟倆接回來。因為這場瘟疫，差不多村裡的每戶人家都有人死。張順昌說，天天都能聽到哭聲，那是誰家有人染上瘟疫死人了，隔幾天就看到有人運棺材上山。

傳染病流行至1948年

張順昌經常和兒女說早逝的伯父的事情，自己的弟弟以及女兒

浙江治療小組為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治療「爛腳病」。本報浙江傳真



日軍細菌戰 6萬浙民亡

倖存者難忘恐怖回憶：「天天聽到有人哭」

此後一直從各方收集當時紹興的霍亂的資料，發現紹興是當年細菌戰的重要災區。日軍在1940年和1942年兩次大規模細菌戰中，通過使用飛機投放、地面人工撒布等多種方式，使鼠疫、霍亂、傷寒等烈性傳染病在浙贛各地流行蔓延，一直持續到1948年，中間幾乎沒有中斷過。據上虞當地居民口述史，同年離朱家漚僅一小時步行路程的嵒度鎮以及周邊村莊也有許多人死於相同症狀，村民認為是日軍施放霍亂病菌。張順昌說，細菌戰比原子彈更可怕，「原子彈只是毀滅了一個城市，但是細菌會不斷地複製，可能導致一個民族的滅亡。」

母難抑喪子痛 禁孫女入日籍

知道當年那場瘟疫是霍亂，是張順昌在上海市第二醫科大學讀書的時候。此前，張順昌曾在上海一家縫紉機廠當了6年工人。張順昌坦言，自己其實想學機械，但哥哥曾和他說過，希望他可以當醫生，所以才讀醫科。張順昌的女兒在日本發展，他說，母親堅決禁止孫女加入日本國籍。

正是因為學習，張順昌才知道當年帶走哥哥的那場瘟疫是霍亂。「上課時，老師講到霍亂的症狀才意識到的，因為霍亂臨床診斷的病症很明顯，拉的是白色混濁的『米泔水』樣大便。霍亂的科學處理方式應該是隔離病人，排泄物要特殊處理。但是醫療水平落後的鄉下人不知道也不會處理，瘟疫自然蔓延，自然消失，就算是這個村莊的人哪天死光了也沒有人管。」逝者已矣，生者何堪。張順昌哽咽著說，哥哥死了以後，母親每年祭祖時會特地裝一小碗飯放在桌邊，叫哥哥吃，一直到她近80歲。

上世紀80年代，張順昌的女兒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工作後在當地小有名氣。日本人讓她入日本籍，她徵詢家裡人意見，「我媽媽那時候已經快80歲，聽說這件事情後就發火了，讓她千萬不能入日本籍，所以女兒沒入日本籍。對於日本，媽媽是恨的。」

抗戰初期日軍或已投細菌



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時士兵與馬匹的防護裝備。資料圖片

作為日軍在華細菌戰的重災區，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近日將公佈《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專題研究》。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一處處長包曉峰說，《東南日報》在1937年10月曾報道，日軍在杭州蕭山江邊散下「類似棉花彈之物甚多，滿天飛舞」，「據推測或系毒菌」。《申報》在同年10月28日報道「蕭山敵機兩投毒藥」。這說明浙江省早在1937年就疑似被日軍投放細菌。

全省八成地區遭攻擊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在中國的廣大地區進行了細菌武器攻擊。數據顯示，浙江省11市中有8個市，及杭州、紹興、寧波、金華、衢州、麗水、溫州、台州約30個縣受到細菌戰的攻擊；細菌種類多，包括鼠疫、炭疽、霍亂、傷寒（副傷寒）、白喉、痢疾等，尤其是鼠疫、炭疽、霍亂危害更大。據不完全統計，細菌戰造成浙江死亡人數約6萬人，30多萬人受感染。包曉峰說，浙江是遭受日軍細菌戰危害最為嚴重的地區，且具有危害時間長、波及範圍廣、細菌種類多、傷亡數量大等特點。

隨著對細菌戰的研究，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基於當時報紙和現在的實地調研，證實1937年和1939年，日軍曾在蕭山、紹興投放有毒物質，導致部分地區人民出現腦膜炎、「爛腳病」等症狀。浙江檔案館藏的1939年6月13日《蕭山日報》的《敵機投下白色絮狀物後，頭暈靖江鄉民中毒》報道顯示，「本月7日，敵機在頭蓬、南陽等鄉投下白色絮狀毒物詳情會誌本報。茲經記者在頭蓬、靖江、南陽等鄉探詢，據云自此項白色絮狀物落下江後，有被其觸及眼珠者，不久，眼球即行紅腫，旋達頭部，其人即入昏迷狀態。毒物落水後，有人飲之，即發生上吐下瀉之症，並有四肢麻木抽搐等狀。自此項絮狀物發於水中時，即變為魚鱗狀之物浮在水面，翌日，可變為黏液體，仍浮在水面。」

包曉峰說，目前日本方面已公佈的有關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的原始檔案材料中，《井本日記》最具有參考價值。但關於1939年之前的材料，日本方面可能只是沒有公開，不代表不存在。浙江一直在進行1939年以前的研究，查詢當時關於投放細菌報紙報道，派調研人員實地調查當年受感染情況。包曉峰說，現在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所掌握的事實拿出來。

浙江檔案館藏的刊登有日軍細菌戰報道的《蕭山日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供圖

▲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給重慶方面的關於遭日軍細菌戰襲擊的急電。浙江省檔案館供圖

染炭疽留後遺症 900人爛腳70載



戴防毒面具的侵華日軍。網上圖片

從1996年開始，社會活動家王選關注浙江省「爛腳病」老人。浙江省內「爛腳病」曾有900多人，但已陸續離世。王選認為，經歷細菌戰的受害者直接還有病痛的

就是這些「爛腳病」人，現在對他們的救助是最緊迫的。

1995年，王選協助中國的細菌戰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軍和軍隊在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當時關於爛腳的調查研究還未開展。王選說，自己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了「爛腳病」的現象，「爛腳病」人高發點與日軍浙贛交通沿線細菌武器攻擊地點高度吻合，集中在金華、麗水、衢州3個地級市，此後對此陸續調查了20年。

近些年來，來自美國、德國等國的專家，曾專程到浙江實地調查。據悉，醫學教授們認為，這些病人中大多數很可能是感染了炭疽菌和鼻疽菌，這些細菌會通過皮膚侵入人體，引起皮膚感染，嚴重潰爛，並伴有其他身體症狀，會致人死亡。王選說，細菌戰已經過去70多年了。當年的霍亂、鼠疫染病的人好了就好了，死了就死了。但「爛腳病」

是經歷細菌戰的受害者直接還在有病痛的。

港慈善基金會捐資助

2004年起，王選帶領寧波大學、浙江工商大學學生致力搜尋這些俗稱為「爛腳病」的老人，目前已記錄下900多名老人的口述，但很多曾經口述的老人已經死了。「調查很壓抑，總是希望自己能夠幫助他們從病痛中解救出來。」好在一些社會資源開始關注「爛腳病」人。王選說，香港惠明慈善基金會、啟志教育基金會都曾捐資助。上海浦南醫院主動聯絡商量發起免費救助行動，目前治療成功的病人20多位。2008年，在王選的提案下，二戰期間因細菌戰造成後遺症受害者的直接治療費用納入醫療救助範圍。王選說，「只要是能幫助受害者的，我盡量都會去做。」



▲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給重慶方面的關於遭日軍細菌戰襲擊的急電。浙江省檔案館供圖

